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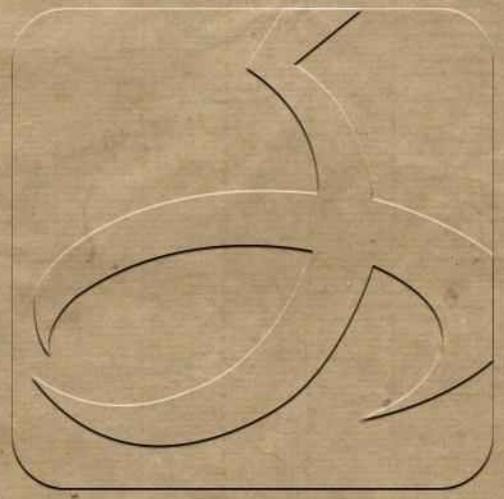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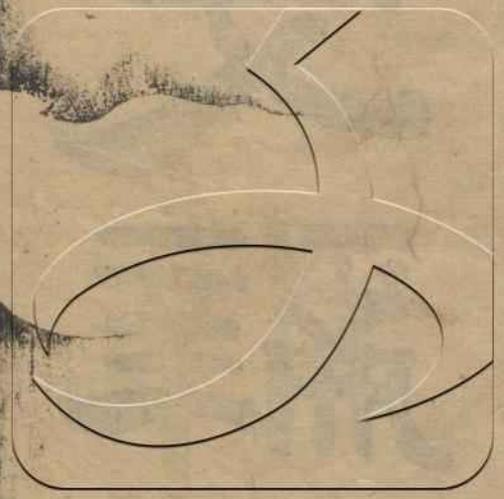
58



44.1  
4217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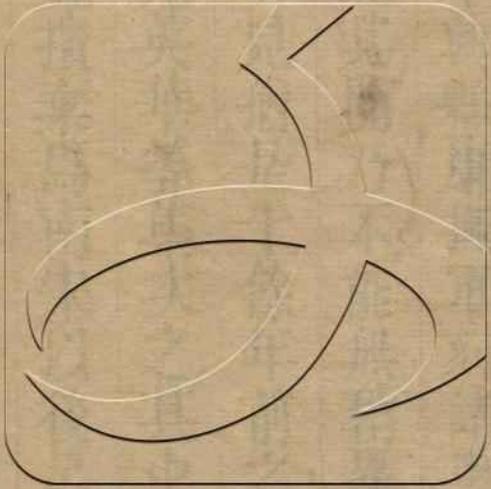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in a rectangular fram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寶' (top), '貝' (middle), and '算' (bot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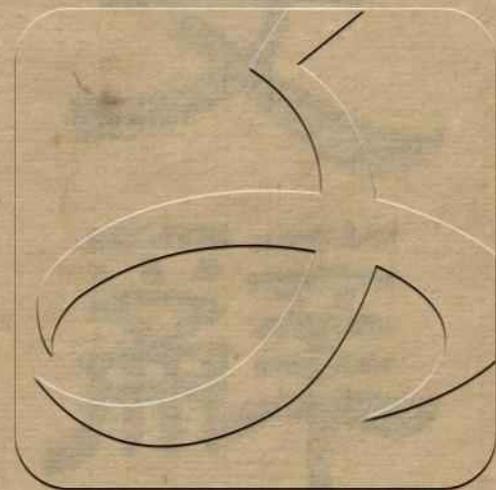
惜抱軒原本

古文彙纂類纂

金陵吳氏藏板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先生晚年啟昌任  
爲刊刻請其本而錄藏焉未幾先生捐館舍啟昌亦以家事卒卒  
未及爲也後數年興縣康撫軍刻諸粵東其本遂流布海內啟昌  
得之以校所錄藏其間乃不能無稍異蓋先生於是書應時更定  
沒而後已康公所見猶是十餘年前之本故不同也夫文辭之纂  
始自昭明而文苑英華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駢麗綺靡  
之作知文章者蓋擯棄焉南宋以後呂伯恭真希元諸君稍取正  
大而所集殊隘迄於有明唐應德茅順甫文字之見實勝前人然  
所選或止科目時文之計自茲以降蓋無論矣且夫無離朱之明  
則不能窮青黑無夔曠之聰則不能正宮羽無孔孟之賢聖則不



能等差舜武品題夷惠文辭者道之餘纂文辭者抑教之末也顧非才足於素學溢於中見之明而知之的則亦何以通古今窮正變論昔人而毫釐無失也哉逞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爲也執一得而言之狹而不足爲也自梁以來纂文辭者日衆而至今訖無善本其以是也夫先生氣節道德海內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授之劉學博而學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得者方劉不能逮也蚤休官耄耄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秦漢下至於今蒐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使夫讀者若入山以采金玉而石礫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不辨嗚呼至矣無以加矣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啟昌於先生既

不敢負已諾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見未備遂取鄉所錄藏本與同門管異之同梅伯言曾亮劉殊庭欽同事讐校閱二年而書成是本也舊無方劉之作而別本有之今依別本仍刻入者先生命也本舊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道光五年秋八月受業門人江寧吳啟昌謹記

古文辭類纂序目

竊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前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

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為之也

賈生過秦論三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卷一

韓退之原道 原性 原毀 諱辨 對禹問 獲麟解 改葬

服議 師說 爭臣論 守戒 雜說錄龍說馬說 伯夷頌

柳子厚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三首錄其末卷二

歐陽永叔本論三首錄其二 朋黨論 為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 管仲

論 權論錄四首孫武六國項籍高帝 衡論錄三首御將申法田制卷三

蘇子瞻志林錄六首平王魯隱公范蠡戰國任俠始皇扶蘇范增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鼠錯論 大臣論二首卷四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讐解

劉才甫息爭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卷六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荆潭唱和

詩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

春秋 辨鶡冠子 愚溪詩序卷七

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 五代職方考序 一行傳序 宦者傳

論 伶官傳論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卷八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

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

純老知婺州序

書魏鄭公傳

卷九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

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汧口志序

題張幻于哀文太史卷

方靈臯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倪司成詩集序

卷十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諠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十一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論封淮南四子

疏

諫放民私鑄疏

二十

鼂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論貴粟

書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吾邱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

三十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厓對

四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極諫外

家封事 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侯應罷邊備議

谷子雲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十五

韓退之禘祫議 復讐議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柳子厚駁復讐議十六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十七

蘇子瞻上皇帝書十八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園邱合祭六議劄子十九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二十

右奏議類上編

董子對賢良策三首二十一

蘇子瞻對制科策二十二 策畧一 策畧四 策畧五 決壅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

策斷三首

錄中下  
二首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

二十四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為齊說楚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

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襄王

說齊

宣王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為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

蘇厲為齊遺趙惠文王書

為周說白起

二十五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宣王止伐魏

解受魏璧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二十六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讐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二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枚叔說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二十八

韓退之與孟尚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與崔羣書 答

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鑿山人書 答竇

秀才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

文書 與衛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

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為人求薦書

與陳給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與汝州盧郎

中論薦侯喜狀二十九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十三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凌屯田書

答司馬諫議書三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

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舍序

送孟東野序

送高閑

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

歸盤谷序

送區册序

送鄭尚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

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

墳序

贈張童子序

與浮屠文暢師序

送石處士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州序

送水

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

別

送鄭十爲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三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

歸序 鄭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

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仲兄文甫說 名二子說

蘇子瞻太息

送秦少章

日喻

贈吳彥律

稼說

送張琥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戴素庵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一二石說 張雄字說 一二子字說

方靈臯送王箒林南歸序 送劉函二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李雨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菜園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三十四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傳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年赦天下令

令吏善遇高爵詔 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十一年求賢詔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議振貸詔 賜南越王書 二年  
除誹謗法詔 日食詔 十三年除肉刑詔 十四年增祀無祈  
詔 後元年求言詔 前六年遺匈奴書 後二年遺匈奴書  
漢景帝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三十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元鼎六年敕  
責楊僕書 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元康二年令二千石  
察官屬詔 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二十七年報臧宮詔三十  
司馬長卿論巴蜀檄

韓退之鱷魚文三十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  
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圻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旣稍顯卽  
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  
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  
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  
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

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  
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坊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三

歸熙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八 歸氏二孝子傳 筠溪

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韋節婦傳 先妣事畧

方靈臯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友

劉才甫樵髯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畧

韓退之毛穎傳三十九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  
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  
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  
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為工耶誌者識  
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為之銘者所以識之之  
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  
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  
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為下編

秦始皇泰山刻文 琅邪臺刻文 之罘刻文 東觀刻文 碣

石刻文 會稽刻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四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

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觀碑一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書 唐故相權公墓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殿中少監

馬君墓誌銘 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二 柳子厚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尙書左僕射右龍

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清河張君

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孔司勛墓誌銘三 封州

董府君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

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

曜先生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

銘 河南府法曹叅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女挈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四

歐陽永叔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五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

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永春縣令  
歐君墓表 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瀧岡阡表<sup>六</sup> 張子  
野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黃  
夢升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  
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  
狄君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給  
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尚書職  
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  
海郡君王氏墓誌銘<sup>四十七</sup>  
王介甫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寶文

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sup>四十八</sup>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轉運判官劉君墓誌銘 主簿許君墓  
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  
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sup>四十九</sup>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  
銘 葛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墓碣  
曾公夫人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墓誌銘 鄭公夫人墓誌銘<sup>五十</sup>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一一一壙志 女如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靈臯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一 五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為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畫記 題

李生壁二 五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鈞

潭記 鈞鉅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

治可遊者記三 五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壁

記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序飲 序碁

李習之來南錄四 五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遊儵亭記 豐樂亭記 菱谿石記 眞州東園

記 浮槎山水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叢翠亭

記五 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

縣長渠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擬峴臺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

樓記 學舍記 齊州二堂記 墨池記 序越州鑑湖圖六五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醉白堂記 靈壁

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五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

鼂无咎新城遊北山記八五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軒壁記 畏

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遂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竇祠記 遊凌雲圖記九五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楊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夢陽劒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已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蓮花漏銘 九成臺銘六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楊子雲趙充國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卒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為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

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

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

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

賦畧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

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畧為法古

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

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諷齊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卒 遠遊 卜居 漁父卒

宋玉九辯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對楚

王問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莊辛說襄王卒

賈生惜誓 鵬鳥賦

枚叔七發

漢武帝秋風辭 瓠子歌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客難 非有先生論卒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卒六 哀二世賦 大人賦 長門賦

難蜀父老 封禪文卒七

楊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嘲 解難

反離騷卒八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卒九

張平子二京賦 思元賦卒七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鷦鷯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詞

鮑明遠蕪城賦卒一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七十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

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七十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 晉錄

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

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七十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

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

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束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臯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

五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論辨類一

賈生過秦論三首

古文辭類纂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

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  
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  
叩關而攻秦漢書作仰關史記作叩關按對下開關字作叩爲當師古乃譏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  
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篇中秦王字史記本  
如此漢書俱作始皇兼按陳政事疏亦稱始皇爲秦王似誼惡暴秦不稱其諡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梠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  
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  
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  
豁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  
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秦王旣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甞牖繩樞之子眚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  
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

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  
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  
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  
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  
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  
然首篇爲特雄駿闕肆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

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  
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  
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  
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  
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  
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  
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  
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  
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  
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  
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  
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  
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  
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  
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  
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  
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

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  
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  
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不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  
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  
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  
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  
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  
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  
二世之過也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

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  
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  
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  
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  
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  
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  
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  
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  
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

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  
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  
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  
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  
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  
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  
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  
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  
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

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從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

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

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  
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  
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  
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  
綱紀故曰四時之太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  
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  
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  
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

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  
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  
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  
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  
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  
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  
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  
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  
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可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

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論辨類二

古文辭類纂二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

於楊則入於墨不入于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  
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  
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  
爲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事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  
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狀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狀後爲之衣飢  
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瞻  
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  
以率其怠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  
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  
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  
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  
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此段  
關老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

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闕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此段闕仍承害至爲備患生爲防意茅順甫云正譬雜選各無數語是筆力天縱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邢疏云中國雖偶無君若周魯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此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段闕佛仍承棄君臣父子意夫

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

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

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

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

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

於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

薑塢先生云此用管子九變及

戰國策爲齊獻書趙王

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

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說于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 韓退之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止與蔭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曰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劉海峯

生云結處反覆辨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

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其服

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

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

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

授句讀及巫醫樂師百工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業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此段承聖人猶且從師意申說以終首句必有師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

以貽之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入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

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

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間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

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  
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  
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  
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  
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  
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  
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蘇按此文風格  
蓋出於左國

###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

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  
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窬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  
峻其垣墻而內固局鏑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  
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  
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  
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  
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  
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緜地則千里而與  
我壤地相錯無有北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閒又自知其不得  
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

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退之雜說

四首錄  
二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一句斷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

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

皆字目下  
竇主四層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

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  
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  
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太山不足爲高巍乎天  
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  
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  
之者也被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  
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  
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  
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

此卑者極卑

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

此高者極高若異於中道

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

公論贊

### 柳子厚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  
也然則孰爲近日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被封建者  
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  
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被  
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  
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  
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

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輸運

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

成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叛人

皆是民字避諱後未改耳

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狗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

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

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

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

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

理人之臣治統於丞相御史大夫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專擅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

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

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

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

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

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

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亂人亦當作亂民賊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

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

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真西山云此篇間架宏濶辯論雄俊真可爲作文之法

###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

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鞅鞅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蓋鳩先生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爲史佚

###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昇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媀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

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  
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  
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  
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  
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  
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  
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  
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  
義

李習之復性書

三首錄  
其末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  
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  
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  
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  
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  
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  
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  
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  
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

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  
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  
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  
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  
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  
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海峯先生云文  
特勁健而飄灑

三  
山  
校  
所

論辯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

歐陽永叔本論

三首錄  
其次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  
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  
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  
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  
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  
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  
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  
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  
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  
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  
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  
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  
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  
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  
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

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  
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  
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  
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  
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  
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  
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  
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  
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  
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

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

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并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其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

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

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  
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  
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  
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其爲一朋自古  
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  
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二首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  
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  
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

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  
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  
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  
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  
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  
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  
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  
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  
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  
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

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

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

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歐公之論平直詳切  
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旣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

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

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

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有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

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  
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  
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  
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  
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  
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  
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  
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

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  
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  
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  
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  
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  
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

窮也

海峯先生云出入起伏  
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嘗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旣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

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于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日雨者日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信乎

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百折無限烟波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

凌雲御風之態劉海峯先生云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勢圓轉如轉輪

###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

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入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入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于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入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被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

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于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

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于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于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濂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于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于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

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于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于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肖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

固也後之無王者也

此段說權用而風俗之變益甚此下說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此

文首先提清兩層後面先應後一層再應前一層使其文有反覆之勢

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

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

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旣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

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于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于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

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于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于九也

蘇明允諫論二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

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

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于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

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

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

古史補遺卷三  
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  
然遷其賞于不諫遷其刑于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  
也聞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  
有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  
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  
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  
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  
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于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

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  
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  
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  
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  
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  
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  
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  
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

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間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

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明允權書

古音錄四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

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閒入國乎其失二也

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句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誦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建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畧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辭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于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

史記卷之三  
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

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于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

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旣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聞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旣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

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于熊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

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淇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

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于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

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于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呂氏呂氏之族若產

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于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于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于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明允衡論

十首  
鏗三

###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蹏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況

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  
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  
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旣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垂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  
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  
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  
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  
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  
大傑然于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  
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

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  
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  
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  
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  
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  
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  
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益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

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

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辜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畧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

或至于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醫屢旣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于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

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于海濱糜金之工肩摩于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

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糶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糶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糶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

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鬪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九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

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歛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于其閒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

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于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于縣官而不免于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于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畊穀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

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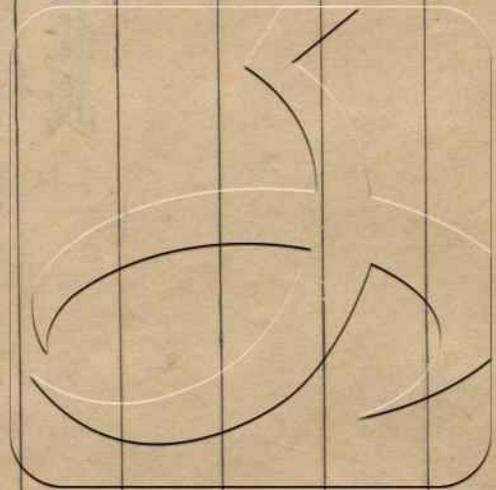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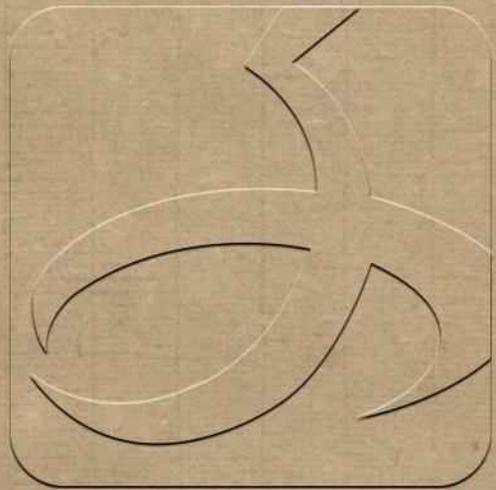
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于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

而其實便于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  
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  
田之說蓋出于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肖損  
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  
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  
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  
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  
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  
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  
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為幾矣如此則富

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  
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樂輸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  
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眾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  
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金陵吳氏  
尚山校印





70014718

